



英娣的生活“哲学”

□ 王三宝

灯光,舞影,乐曲,人群,以及各种夹杂的声响把净土寺塔夜色煮沸了,溢出愉悦的馨香。英娣从乡下赶上来,她在净土寺塔广场跑一路,唱一路,跳一路,有时还在原地转几圈,五十出头的人了,俨然小孩一般。散步的人对她指指点点,仿佛在说:你看,这人是不是有点儿神经病?

说英娣有“神经病”确实委屈了她,她神经一点问题都没有,最多只能说精神有点儿亢奋罢了。是不是小日子过得太好了,这么兴奋?这个问题真不能下结论。

英娣姊妹六个,其他五人都姓蔡,只有她一人姓徐。小时候她被一个姓徐的人家抱养,于是就改姓了。长大了找个上门女婿,成家立业,这个“业”就是干面朝黄土背朝天的“大事业”。一大片的秧苗等着她去栽,一大片的麦子等着她去种,一大片成熟的庄稼等着她去收割,还有许多十边地等着她去伺候,那些鸡鸭鹅就更甭提了。小小的英娣一米五出头的个儿,单薄的身体,看起来就叫人担心。面对土地上许许多多的事,她却好像有使不完的劲,没早没晚地做。干累了面对空旷的田野,流淌的河水,飘飞的白云,她深深地吸一口气,张口唱起来:洪湖水浪打浪,洪湖岸边是家乡……她的声音单而尖,像初夏脱壳的蝉在树上对着新奇世界的第一声歌唱,尽管嫩嫩的,脆脆的,但还是穿越时空,尽显歌者的本色。她唱歌的时候头上的小鸟飞来飞去,就连蝴蝶和蜜蜂也多起来,感觉她把春天都唱来了。她唱的大多是经典的

老歌,歌词也还记得前面几句,唱到后面就哼起来,唱完了用毛巾擦一擦脸上的汗水,又干起了农活。唱歌成了英娣生活中的一部分。她不仅在田里唱,在家里也小声地唱,唱给两个儿子听。两个儿子是听着母亲的歌声长大的,留在孩子心中甜甜的歌声,比她整日劳碌的身影还高大。两个孩子是她的掌上明珠,是她的骄傲,是她的希望,仿佛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他们的未来而做,为他们的明天筑就一条明亮的路。

英娣的两个孩子非常争气,先后考上了重点高中,继而考上了大学,然而一座大山挡在了她喜悦的胸前:两个孩子都上大学,学费、生活费一年要有好几万,从哪儿来?种那点田远远不能满足生活的需求,不能光靠借钱过日子吧,怎么办?她与丈夫合计决定承包两个塘养“罗氏沼虾”。高邮是罗氏沼虾养殖大市,全国大部分罗氏沼虾都来自高邮,养殖技术比较成熟。尽管如此,养罗氏沼虾也是有风险的,最大的风险就是虾苗。虾苗小的时候,看不出它的好坏,如果拿到的虾苗是“铁苗”,这一年的心血就打水漂了。“铁苗”长成的虾子叫“铁虾子”,爪子又长又大,身体却很苗条,怎么喂也长不大,产量低了收入自然就少了。有时不小心虾子“翻塘”,更是血本难归。

英娣夫妇小心伺候着虾子,把握好虾子生长的每一个环节。有一年,英娣养的两个虾塘有一个是“铁虾子”,丈夫常愁云笼罩唉声叹气,她的心里也不是滋味,但她知道人不能总

沉湎于不幸之中,这对心情和身体没有好处,一定要振作起来。于是,她安慰丈夫说:“走路总有跌跟头的时候,朝前看,明年会好的。”

夏日的傍晚,夕阳铺满了塘面,蝉一阵阵叫出滚烫的汗珠,蚊虫也出来起哄,英娣划起小船与丈夫一道给虾子喂食。她突然放开喉咙唱起来: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,微山湖上静悄悄,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,唱起那动人的歌谣……歌声流过她额前的沟河,穿过她劳碌的身心,跨过她心田的坎坷,在空旷的田野回旋,生活中的辛劳、烦恼仿佛也稀释在这清脆的歌声里了。

今年五月,平静的生活掀起了波澜,定居在常州的大儿子血小板少得让人担心。因为他岁数小,要从根本上治好这个病,医生建议进行骨髓移植。昂贵的医疗费是小事,能否有匹配的骨髓是大事。英娣的心事上身了,她把两个儿子儿媳都叫回来,开个家庭会,商讨大儿子的事。弟弟哥哥愁容满面,信心满满地对他:“哥哥,不要怕,有我呢!我是你的亲弟弟,我的骨髓一定能行,你的儿媳也支持我。”英娣听了小儿子的话,一把搂住他的头,眼泪簌簌地掉了下来。后来骨髓成功移植,这个消息给一大家子带来希望的春天。英娣来到常州伺候大儿子,虾塘让他的丈夫一人打理。她医院、大儿子家里两头跑,尽管很累,看到大儿子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,哎,多累也不感到累了。

大儿子出院后,她的心一下子轻松起来,还爱上了看抖音,更喜欢发抖音。做饭前,她发一个抖音,上面写一行字:马上要做饭了,先“嗨”一段歌,发一个抖音“疯”一把。在她的生活“哲学”里,日子是“嗨”出来的,生活是“疯”出来的,反正“哭也是一天,笑也是一天”。

儿时“打冻鱼”

□ 徐传银

2020年末,一场风雪后,小院速冻成冰。我正准备清扫门前积雪,猛地滑了一跤。由此,勾起儿时“打冻鱼”的往事。

那是1950年,那个年头真是老天不长眼,本来地势就很低洼的涇田,连年发洪水受灾荒。在芦苇荡边四面环水、路不相连的小厦上,住着徐姓、蒋姓两户人家。那年一月,田间水位特别高,气候也特别冷,有零下10度左右。站在门前看去,一望无边,似一片白茫茫的大玻璃。冰厚有五六公分,水深也有二尺左右。在冰玻璃上可以溜冰玩耍。小

孩分不清谁家的地块和界线,只见到冰下的有形物体和烂泥。

一天,西邻蒋三子来叫我:“兜午子,跟我打冻鱼玩去噢?”我一听,二话没说,心想,弄点鱼充饥也是好的。立刻就跟他走了。他打着好几斤重的木榔头,我在后面跟着。哪知道三子太有心了,他骗我说:“我把榔头放在冰冻上,你拖着跑吧。”我一开始还高兴,感到蛮好玩的,就拖了。哪知道我倾着身子,用力一拖,就摔一跤。就这样拖着、摔着、跌着,接连摔了好多跤,疼得我含泪告饶。他又叫我在前面找鱼,看到冰下有鱼就喊

他。我真是个大傻瓜,跑得越快,滑跌频次越多,直跌得神经麻木、不觉疼痛。溜着、滑着、跌着、找着……哎!看到一条鱼了。就立刻喊:“三子哥,快来呀!”他来看,说:“我打个洞,你伸手下去抓鱼。”他甩开膀子举起榔头夯了几下,冰冻打了一个大窟窿,鱼被打晕了,像一条死鱼。我手伸下去,哎呀,多冷啊!膀子短速不着,强行伸下去把鱼抓上来,袖子全都湿透,手指发麻僵硬。我忍着痛苦,继续找呀、抓呀,找了一个多小时,一共抓了六条,他给我两条最小的(每条大约二两多重)。拿回家我还高兴,家里没有吃的,鱼汤也是一顿美餐。妈妈却心疼地责怪我,“袖子潮了没衣服换,冻死你!”奶奶用草灰炉子为我烘干衣服后,我又穿上。

搬家的难处

□ 葛国顺

籍上千册。搬家时,经常为此事与妻子有分歧。依她说,书报既难保管又沉,干脆卖掉算了。我则惜书报如命,连一些旧刊物也不愿随意清理。有一次搬家,妻子擅自作主将一个闲置书橱(因新房有专用壁橱可供藏书)无偿送人了,我们还闹了点不愉快。每次搬家,我的主要任务是将书籍分门别类整理装箱,贴上标签,以便搬到新处有序安放。帮忙搬家的人好言相劝,让我把不相干的书刊处理掉算了,省得鼠啃虫蛀难保管。每当此时,我总要借机启发一番。书是我的镇家之宝,假如新房子里没有书,会觉得心里是空的。妻子在旁听着听着就笑了,劝我别再“上课”了,自语道:“不识字要多苦有多苦,在工厂上班领材料要签字,我幸好学会写名字。”因而每次搬家,妻子总是不忙收拾家具衣物,先帮我整理书籍。

搬家的确太累,临搬前告别旧居又有点依依不舍。人生有几个五年、十年,岁月如流水。其实不搬家,时光也在不停地迁移着。

门卫老朱

□ 黄士民

老朱是物业公司安排在单位值班保卫的,今年五十有五。

一次周日值班,让我觉得老朱是个挺有意思的人。当时单位的大门是感应系统的,因为是休息日,老朱将感应门禁系统关了。我只得在大门外叫他,一连叫了好几声,未有应答。只听见传达室窗口传来一阵清亮的二胡声,旋律还挺悠扬。等到我再度敲门,二胡声停了,老朱从传达室窗口探出半个头,一脸灿烂的笑。老朱一边给我开门一边乐呵呵地说:上个月刚学的,练练手。我也笑着对他说:听出来了,《江南春色》。老朱笑得更爽朗:你能听出是什么曲目,说明我有点入门了,但功夫没有到家呢。

老朱先前在航运公司上班,是一名地地道道跑码头的船员,常年在外走南闯北,虽说饱经风霜,但从未叫苦,用他自己的话说,那时起早摸黑很辛苦,但也饱览了祖国大好河山,体验到各地的风土人情。

有一年国庆节值班,我刚进单位门厅,老朱便招呼我进传达室,一进门便迎面墙上挂了一幅画,画面铺陈还算疏密有致,松竹梅、岩石,色彩、用墨等也有点门道。老朱笑着说:前两天画的,请你看看。我说我不懂绘画,老朱说,你们文化人能看出子丑寅卯。为了不让老朱失望,我凭自己的直觉给他讲了点并不专业的建议。老朱听了频频点头。

后来我发现,哪里有文艺培训或讲座,只要有空闲,老朱总是

积极报名参加。老朱对文艺的热爱是由衷的。老朱时常利用节假日,在单位门厅内铺设画案,尽情习字、练画,累了,就坐在椅子上拉一曲,琴书画相辅相成,相得益彰。老朱拉二胡时眯起双眼,摇头晃脑的样子,还真有点专业的范儿。

轮到老朱值晚班,他常常从家里带来做好的饭菜,我有时看见,便问他怎么做的,他便娓娓道来,营养搭配、饮食功效什么的,绘声绘色。有一次我穿了件亮色的上衣,老朱一见便对我说:这件衣服好,你穿显年轻。有时候我在市报上发一篇文章,老朱会将报纸送到我手上,笑呵呵地说,上面有你文章,写得不丑。

老朱让我刮目相看的,是他的乐于助人。有时候碰上单位谁的电动车没电,他会找出相匹配的充电器给充上电;碰上下雨天,谁没雨具,他主动将雨披送过来,并且告诉你,他今晚班,用不着。老朱是一个责任心挺强的人,这些年,他不但没有因为个人的业余爱好影响正常的物业工作,而且在做好安保的同时,还会给单位提一些合理化建议,诸如车棚增设电源插座、门前广场花草如何摆放和养护等。热爱是最好的老师。门卫老朱怀揣一颗热爱之心,爱生活,爱文艺,爱得爽快,爱得由衷。无论何时见着老朱,他始终满脸笑意,这笑意恰如他喜欢的二胡曲《江南春色》,在他的质朴和乐观映衬下,很阳光。

线上村庄

□ 韦志宝

每次巡视电力线路,只要路过老家后庄,都要停下脚步,观看一番,常常触景生情。勾起童年那般天真烂漫的记忆,上堤抬柴、下河捉鱼、田埂割草、圩堆放牛;回味成年那般忙忙碌碌的身影,趟水开沟、冒雨抢收、星夜脱粒、雪地施肥。现在堤宽了、河直了、田阔了、圩高了,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,仍依稀可见过去的轮廓。后庄的布局也不断地改变。晚辈们一个看着一个,一个跟着一个上城生活,少数几家拆除了老屋,起初有的长满了蔬菜,有的堆放瓦砾杂草丛生,后来全部复垦还田。没有拆除的房屋看起来保留着原样——院落和菜地,实际上居住对象已经悄然变化,很少有青壮年,基本上是年过古稀的长辈,因为故土难离,又不习惯城市生活,成了后庄的留守老人。他们有时坐在房前屋后拉家常,不外乎宝子在苏州搞工程利润高呢,转子在扬州开公司快成富婆了,山子在高邮开饭店生意不错……有时三五成群地聚在屋里玩牌,他们不打麻将,不玩雀牌,倒是喜欢掇蛋。掇蛋讲究技巧,是个动脑筋的活儿。看他们出牌时左思右想,对家出错牌又相互抱怨,打完一局不停地说评论,既认真又较真,既好玩又好笑,真服了他们。

为了这些老人,逢年过节晚辈们再忙也要回去,这时候的村庄自然而然地热闹起来,与平时的冷清大相径庭。那次端午节,我借着巡线的机会也到庄上凑了一个热闹。同一村庄的人难得相逢,有说不完的话。小时候,大家在一起玩耍、一起上学、一起种田,几乎形影不离。现在责任田承包给了种田大户,后生们都跑出去赚钱了,短暂相聚之后,又要各奔东西,不免有些伤感。还是

宝子有远见,他说,“既然线下的村庄渐渐远去,不妨建立一个线上村庄,让我们回归到从前天天相聚的日子。”“有这等好事?”大家莫名其妙。他解释道:“就是建一个微信群,把大家都拉进来。”我觉得宝子建群的想法很好,建议他做群主,起名“后庄群”,大家纷纷赞同。后庄是我们村庄的名字,百度地图上赫然在目,用自己村庄名字给微信群冠名再恰当不过了。后生们掏出手机,通过“扫一扫”“手机联系人”,很快微信群建好了。

刚建群的时候,群里真热闹。山子将老婆拉进了群,乔老四把三个姐姐都拉了进来。不但进群人员多,群成员聊天也十分频繁,你一言我一语,无非是你在什么地方、做什么工作,那边生活、工作环境好不好?再者就是你父母亲身体好不好?你家孩子上学了、就业了?……渐渐地“后庄群”从喧哗中安静并安顿下来,开始常态化运作轨道。

元旦将至,“线上村庄”又开始活跃了。谁回后庄过节?好事者在群里一呼,响应者众多。居住在台湾的乔家三姐妹决定回家过节,因为家乡迈入高铁时代,上海虹桥站到达高邮站只需两小时十六分,十分方便。她们与群成员长期未曾谋面,很想回乡看望逐渐陌生的老庄邻。群主也要回来,他今年又换了一辆豪车,从高速公路自驾回乡,为感谢大家对“线上村庄”的关心、支持,邀请吃饭,线下继续增进感情。我也决定回老家,与回乡的后生们重拾昔日友情;再次拜访庄上的老前辈,和他们切磋掇蛋的技艺;然后趁着大雪尚未融化,进入田间地头给庄稼施肥,体会一下以前的种田生活……

听《秋日私语》

□ 李国祥

童年听曲在小河边
打着水漂,瓦片一跳一跳
载着一片黄叶消失在
河流转角的地方

少年听曲在山岗上
一管横笛,心脏扑通扑通
载着一秋相思消失在
炊烟升起的地方

中年听曲在大路旁
一索口哨,目光左扑右闪
载着一阵顾盼消失在
霓虹亮起的地方

老年听曲在公园里
一声叹息,泪水内外失守
载着一生哀怨消失在
黄土堆垒的地方